

皇朝經世文統編



井田論 錄野齋文集

三代封建井田之制後世談治法者皆惜其廢然自秦歷漢唐才元明非無英君懿辟有志復古之主而卒不能復夫封建之廢人主有太阿獨運之使柳宗元曰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井田下有利益於民上無害於君而不能復蓋其勢有不行者矣論者曰復井田必奪富民之田以與貧民富民不服必生亂蘇眉山曰使富民皆奉其田歸公計為川為澮為洫為溝為遂之繁多必塞溪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窮天下之力竭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成井田成民之死骨已朽矣余謂民即不勞不死其勢亦斷不可行何也古者王畿方千里公卿大夫元士采邑畢在其中公侯伯子男附庸皆方百里七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等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其所食之田不過如今之村堡民之力穡以奉其上略如今富民之佃而又大半世祿高曾祖父與民相依為命地狹則措理易周情親則甘苦不忍以自私又擇民之耆德為比長閭師里宰黨正歲時簡稼器趨耕耨無異父兄之督率子弟故事以誠愛下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下以誠戴上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下樂而頌聲作故可行也自秦併天下罷侯王置郡守州縣之大者兼古方伯連帥之封小者亦在五等之列令之不常如傳舍吏胥士人恥為民之狡猾嗜利者應役是時而行井田地既遼濶難周令與民情又疎而不親約一縣之眾不下數十萬戶民之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者日可數百人令之精神不足以給必假手於吏胥賄多者得肥饒財少者得瘠薄舞文弄法訟獄繁興從殷之助則防民之自私其力從周之徹則遺秉總釋皆干罪戾矣豈不殆哉且夫蚩蚩之氓日盡力乎南畝一聞官府之命則駭汗不知所為者此後世之民情也悍吏之催科呼罵奔逐而民猶有恃者國家一定之賦縱浮收倍取民猶得食其所入之餘也若井田行則民之有田無田皆懸諸令與胥吏之手民不得而自主之矣如何其可行也張子欲買一方田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重本抑末以示可行夫張子井一方之田則可如合通邑大都之田而井之欲保弊之不叢生雖張子不能何者井田第可施於私土子民之世封建廢而井田斷不能復矣如曰復封建以復井田而國家之治亂又不在于乎此故君子勿取於泥古也

限田論 漢史傳

哀帝初行限田之制王侯以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過科者沒入縣官此其議本於董仲舒欲以抑豪強塞兼井  
少近古井田之意為論甚美而卒難施行者以達於人情也蓋上世鴻模未散萬法相維故其君可以眾建而不爭其民  
可以耦耕而不亂至周衰霸起而古法已盡廢矣况又數百年欲則古昔而為治固未有萬法俱廢而一法獨立者也且  
如天壤之間山高澤深二氣之能水寒火熱一人之身股長指短萬象之表鵠白鳥黔極其不齊之數至於倍徒無算固  
孟子所謂物情者也今夫生民之有豪強貧弱亦如交馬矣天地得其理則紛紜萬感而胥育王者平其政則參差產品  
而皆安故夏殷之末造井田無改而桀紂之民貧漢之初興阡陌亦無改而文景之民富在所以撫馭之者而已固不必  
其齊同也况當軍旅災稔之餘民有非業之作野有不耕之田欲驅天下而歸農苟有辟草萊以贍國賦者惟恨其少及  
其易世各有分土蒙業而安遂欲裁多就寡摧強為弱為此紛紛者貧者固懷非望富者亦有何辜非王政之本也夫入  
情驟見傾奪必不甘棄其所有此不肯瓜分移寄徒應空名則必有攘奪矯虔通資暴吏而民始膠膠然亂於下矣夫為  
治不本人情而好為高論動以法古為名甚則為王莽不甚則王安石祇以厲民而已尚足尚哉

書王荆公文集後

荆公上仁宗書通識治體幾乎王佐之才何以新法一行天下大病讀其度支廳壁記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夫財者先  
王以之養人聚人而非以之制人也今其言曰苟不理財則閭巷之賤人皆可以擅取與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  
無窮之欲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與之爭黔首而非為養人聚人計也是乃商賈角富之  
見心術先乖其作用安得不悖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但求足民不求足國其時黔首熙熙一心歸附譬之臧獲婢妾仰  
食于家主然所以畜之者恃有恩意德教維繫其間不徒恃財以相制也後世秦隋兩朝專求足國不求足民卒之與爭  
黔首者陳涉竇建德之流貧民乎富民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民之有貧富猶壽之有長短造物亦無如何先王因物  
付物使之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而已春秋時阡陌未開豪強未并孔門弟子業已富者自富貧者自貧而聖人身為之師  
亦不聞哀多益寡損子貢以助顏淵勸子華使養原憲者何也宋室之貧在納幣郊費冗員諸病荆公不揣其本弊弊然  
以賒貸取贏考其所獲不逮桑孔而民怨則過之以利為利不以義為利爭黔首反失黔首矣悲夫

論田

凡手創基業必從勤儉而得其置買田產也饒沃之處須四五十文一畝中等須三四十文一畝其瘠薄者亦須二

十丈左右即百畝之家或其田皆饒沃者其納稅而外又須加中人之費約計一畝有十丈之費矣收料入冊其戶畫又須有收冊立名等費雖曰不多亦必每畝五六十文由是而田始歸於得主待至來歲可收租或自種以出熟矣即以自種論而春夏下墾之費秋冬刈穫之費糞土僱工合計一畝所入已先銷耗其半迨成熟而錢糧漕白又不得不向此中求之且又有保正貼役做壽諸項開銷則一畝中分攤計數又須一千餘文夫一畝中之所入有幾即年穀豐登收得每畝二石核償去其贏餘祇得一十文以內矣使百畝之家而一年祇有百數十文錢烏足以仰事俯畜撐持一家哉此小民之所以易貧而難富也至收租之家每畝只收一石倘年歲不登有減至五六成七八成即以七八而論其千畝之家一年所入可得七八百石糙米計宗錢漕須每畝七百餘文統計一千畝之糙米抵白米須除去三百餘石即八百石仰事俯畜除一年橋捐廟捐善捐及食用外即有一千畝之家亦不過可以接濟一年不至餓餓而已况千畝之家更不多得乎農夫之富不易農夫之貧甚易故孔子通衢歎曰庶矣哉原欲於庶民使之富而加之教也及冉有問之而即以得於心者應於口不待擬議而王道之要倍具於此可知使民足用聖人且然且不敢必其能富徒想其家而於衛民之多一發其悲天憫人之念此聖人之素志亦聖人之不輕視富也江浙肅清以來已歷十餘年而田之荒蕪者尚不多即墾種者亦無大豐熟之歲不過稍可敷衍即稱豐歲今年夏秋以來屢發大水禾稻木棉之屬被災者所在皆有即收穫亦不過十分之四五初難以言豐歲也而各家各項開銷之費斷難減免以難減之開銷而當此被災之歲富戶或可支持以待來年成熟其小戶除完糧完租開銷外斷無盈餘既難盈餘則何以卒歲安得不枯思極索尋一生路哉故凡每至年底有向前所買戶作悔加數計者有書情借票者有央人作抵借票者有將祖遺田畝絕賣於人者有檢點衣裳向典中押錢者種種求生之計皆不得已之所為所以聶奕中詩云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斯言也為貧民道出無數肺腑真千古不磨之論也然此猶為稍有憑藉者言耳至赤貧之民平日惟藉幫工度日冀得工錢以為食當此被災之歲幫工亦稀有志願無所為食安得不鋌而走險作無恥之流如乞丐等以灰漿菜面作跳廿四之舉或奔走他方向秘魯古巴或舊金山作傭工之計以求苟活於一時哉至於老弱不任事既無奔走之力又乏求乞之力出門惘惘舉足不前雖箇箇以行終若蟻行於道安得濟事此民貧之無告言之如在目中也縱有力之家或散給棉衣或量輸米粟無如待哺者眾不能徧給猶子產之乘輿濟人馬得人人而濟故皇者博施濟眾猶覺其難處今日而言貧貧固不可言矣然處

今日而不言貧貧將誰為恤乎商賈之地致富最易試觀今之商者其貧者有幾若上海繁華之地誰復知有貧之一字然貧者去矣是以不見有貧人惟不貧是以能通商於市豈知滬上之人其皆富者乎非也招牌懸列帳櫃鱗排倘試問今年利息若何末有不搖頭而對謂出息不如往年者况夫街市之間往來呼號亦甚不少雖有施粥施衣之處而微椽蜷足者地過夜以延殘喘之流氓何可計數由是貧民多而富戶少欲求人人富足也不亦難乎故今之既富者當節儉省用以為守富之地然猶當體恤貧民量為施給以全天地好生之德慎毋作守財虜而蓋藏是謹亦慎毋作散財星而一擲百萬惟用得其當惠得其宜斯為執中之道耳凡為不逞之徒皆緣貧而無恥所致至人而有恥未有不忍死而安分守己者農工士商之流所以貴夫讀書知禮有書禮以鎮其心斷不作無恥之事故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嗚呼使民而放僻邪侈也皆無恒產之咎也士無恒產以詩書為恒產故不至割掠商無恒產以貿易貨物為恒產故不至丐乞若農工之流既無恒產將衣食從何而出况逢今年大水災及各處貧富均受其困具此情形夫能不蒿目民生而悠然興念為之繪圖以告也

田制考

井田之制起於周乎曰晝於黃帝而大備於周也井田之制壞於秦乎曰廢於戰國而極壞於秦也蓋井田之制維持甚周織悉畢備其成非一日其壞亦非一日方其田制之始創也經土設井立步制畝其成豈一日耶周公因上世帝王之規立一代太平之制自五家為比積而為鄉自五家為鄰積而為遂相友於烹葵剝棗之業自得於衣帛食肉之餘此所以大備於周也及其壞也貢助莫聞其詳井田姑舉大略其壞又豈一日耶至商鞅乘經界不正之後為阡陌決裂之制富則跨邑貧無立錐遂逐於爭奪之場汲汲於兼井之利此所以大壞於秦也自秦變周之後其田又不知幾變曰代田曰限田曰均田曰永業之制曰司均之官曰口分世業之法代田之制起於趙過一畝三畦歲代其處善田者令學養苗之狀亡牛者教以人耕之法命卒於官而教民於邊郡此代田之制漢武行之也限田之議出於石苞謂王公以國為家不宜復有田宅今可限之自國公侯以至於丁男丁女皆有降差此限田之制晉武行之也均田之法男子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戶絕者以為公田刺史十五項縣令以下六項其田則更代相付此李安仁之議而行於後魏孝文之時也永業之制男子十五皆有田畝婦人十五皆有營業又令男子十八而受田六十而免役此北齊考成之制而行之於河清之時也後周伯政之初置司均之官掌田里之政令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以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有室者田

百四十畝無室者百畝是之謂均田至正觀之始度田以步畝百為頃男年十八以上受田一頃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貧無以葬得鬻世業自狹鄉徙寬者併得鬻口分已鬻者不復受夫是之謂口分世業宋初亦行均田之制紹興初復行經界之法今則人自為制家自為田富民為主貧民為佃朝廷但收貢法而已雖然井田之不可復者勢也亦理也說者謂漢高之際天下初定土曠人稀可以復行古人授田居民之法失此不為復遂無及豈知古者萬夫之地三十二理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滄為道者九為洫為塗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數者非塞溪墜壁平澗谷夷邱陵壞廬舍徙城邑不可為也縱能盡得平曠之地行之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之力而後可然則井田之制使百姓無不均之業官吏無隱隱之欺勸之農桑導其樹畜安見後世之治不可比隆於三代者哉

### 論南北田制

南北民風彼此各異故其畏官守法耐苦安貧北人較能勝于南人彼其土產之物人力所耕北地反不及乎南地故當國家定鼎之初制定賦稅亦令北輕南重其所以示體卹者不可謂不至矣然 國家雖如此定制而有司之奉行者又各異焉蓋南賦雖重除地丁漕米之外一切無定制者官既不能征民亦不願納而北賦雖輕每歲例需之差徭艸料與各官署之日用各物及遇有格外大差一切需用官皆取給於民民皆盡供於官統數合算 國家之定制雖輕各官之徵收仍重較之南方之賦所爭者亦不相上下也惟是耕種各糧以及栽植各物均須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而後可得利益南方多水種植較易為力所畏者惟大水之患耳然低窪之地水大被淹而高原之區水大亦尚有收若遇亢旱之年高原無望而低窪又可倍獲僅農夫之力作較更辛苦至北方則不然遇大水之年凡有瀕水之區均行在水中央此猶與南方相似遇大旱之年每致赤地不止千里此固與南方各殊而且農夫憚於力作每年犁田下種之後及收穫日方有事於西疇餘則未見有人再往隴畝也至於溝洫其制久廢亦皆平為種植之區故均無人言及此事者又安望有人興辦此事也至於河道水利本屬公家之物均更聽其淤塞愈無人籌畫及此者故平時無取水之方至亢旱並無致水之處矣蓋由於南人之力農者必須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各盡其道而北人之力農者僅恃天時地利而人和未盡得宜焉必俟為民上者有以提唱而舉行方可望有成效也予昔年在直隸時見涿州之紹村一區盡開水田當三時農作之日其法均作南方之式所有取水脚車亦與南方相同後訥近堂節相又頒給南方用牛取水之車一具令民仿造民更便之故他處之雜糧常遭亢旱稿死而紹村之禾苗仍然青葱可愛推求其故聞此處居民多係紹興農民

之後裔因見其村多水故均開作水田諸事仍用南方之法每年濬深水池令可多蓄積水以供車用而取出之淤泥肥者用以培地瘠者用以築塍故能水池不淤可以禦旱歲有豐收人無飢餓究其水源不甚廣遠故僅能敷一村之用他村不能效法此予所目見者也玉田豐潤雄縣趙北口等處均有南方景象惜愆愆一過未能詳詢其底細也後出居庸關至張家口沿途均有明代巡道王公德政碑詢諸士人皆云此公居官時引桑乾之水仿照南方之法以興水田之利民至今猶賴之第彼時秋收已畢未見田間景物難述其詳惟見蘿蔔薑青等物每畝有至數十斤者亦可見其地土之肥美矣北方之水如桑乾者不可多得如紹村者諒不少有安得上有王觀察下有紹興人為民大興水利永免旱災也

### 限田未識

驅忍飢枵腹之民而使之持挺而鬥力不勝也故足兵必先足食粟紅乎君之倉廩貴乎君之府庫而民未得家給而人足焉是棄有用之貨物於無用之地也故富國不若富民上焉者度支絀下焉者脂膏竭而中飽於夫已氏之囊橐將民貧而國亦困焉故保富莫如均富均富之法則限田其要務已中國四民之目農次乎士而工商後焉是以古之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所謂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也井田始於黃帝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君取於民以什一為最善制民之產以一夫百畝為最善今 國家田賦之制取民不及什一而民憂貧困者蓋因田產不均無限之之法故也孟子有言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者井田之成法一夫百畝之定制也古法不盡可泥而古意自可仿行慨自秦用商鞅阡陌開井田廢三代之善政歷二十餘年而不可復即古時之善俗愈遠而愈不可追風俗益汙人心益薄內憂未已外患迭乘岌岌乎幾不可以終日處今日而籌時事欲攘外先安內而安內之規莫亟於教養末言教先言養而言養之序莫要於限田或者謂周官遺制三代下固有行之者矣新莽以之亂漢荆公以之禍宋至賈似道創公田之議而宋室遂亡則以三代下而言井田其效可觀今之所論無乃唾餘噫為此言者殆因啜廢食之見也孔子不云乎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是則法古而能損益固無時而不宜徒法不能自行視行之者其人何如耳新莽奸邪荆公執拘其人豈能行古法者况西漢北宋並未聞限田之說若賈似道之公田假公濟私其意去古甚遠其法如何可行乎 天子聖明百僚盡職復古制以行新政而且隨時地以變通安在其為漢宋之續者約而擬之制不必方里而井也溝洫畝滄略存古意居不必八家同井也鄉堡村落就近聯絡田不必一夫百畝也古時地廣人稀今則四百兆之民人給百畝數必不敷况廿二布政使司所屬

州郡可耕之田總計不越十分之三分計則多寡相去甚遠法宜先核各屬戶口及田數均分勻派其分派之法紳士受田大率一夫不及百畝圭田餘夫數亦遞減農民受田一夫不及五十畝工商受廩不受田其市廩之值與農田相準分派既定四民各以分內所餘之田產繳官官即以之分授所不足者仍令各按田產時值之價限於三年內分償原主此外不得私相售買抵押身死則田歸於官其妻子由官判善堂養贍以餘夫受田之歲為限無子之寡養以終身官所收管之田號曰公田凡公田之佃與夫紳士之佃由客民及一切游民承充民無土著雖紳士不得受田受廩若能捐例停罷官皆實職幕僕以僚役分充後凡游民既無候補遊謀事諸名目其工無執商無貨佃無力者皆勒限各歸原籍安業有逗遛不歸者罪之民各限以中人之產又嚴定紳商士庶吉凶諸禮警宮室器用服物一切制度計其所入足敷所用民無貧富之別又各藏其餘財餘粟以為兵荒疫癘之備昔冢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此仿其意以上所擬各條似乎煩冗然成大事者不存畏難之見且所繳田產既得歸價人情當亦樂從至於游民以次歸籍則游勇會匪之患可以潛消主客既分即保甲亦易舉行而盜賊之迹絕田產既定即豪強無所兼併而獄訟之源清况乎守望相助不啻寓兵於農農功大興水利自應整頓雖西北各省山鄉瘠土皆可化為膏腴此法行而中國可大治矣所患者捐例不停仕途不清雖有良規舉行無自然則欲籌教養必先澄叙官方斯則本原中之本原而以限田一法視之猶其末矣故曰未議

### 清文議

田為賦役之所自出欲定賦役必自經界始東南沃壤甲於天下比固寇患率多拋荒間有招集附循稍稍復業者而積弊既深新模甫創其事尤不易易蓋人戶之消長不同田畝之盈縮亦異自非力為整頓則富者曷克免脫之弊貧者保無負之憂故清文之議實為當今之要務也按明初定制以版籍覆天下之丁男以墾田定天下之賦稅戶部籍天下之戶口置戶籍戶各具其姓名年歲貫址夫家之數為帖已着之籍編勘合州縣半印鈐記之籍上公府而帖給之民令有司以時清覈天下府州縣十年一造黃冊編審更定以一百一十戶為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餘百戶為十甲二十戶名全圖其不能十戶名半圖城中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里各編一冊冊首為總圖其人戶諸丁口塘山地畜產悉各以其實自占而官為覈定之費獨不任役者則繫於百一十戶之外着之圖尾名畸零帶管冊既具州縣府司遞為磨算而上之部於是又令所在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美惡寬狹各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為冊謂之魚鱗圖冊蓋魚鱗圖冊以田為主田各歸其部圖黃冊以戶為主田各歸其戶戶以總田田以繫戶而賦役之法因

虧自魚鱗冊以浸患至亡夫不可問而田得買賣糧得過都圖賦役冊獨以田從戶其豪猾置買田產過造冊賄重書有  
飛灑鬼寄花分畸零留割包納懸掛拘回暗襲寄莊種種諸弊於是戶籍虛損糧差無歸則又分派賠補而逃亡者遂已  
相踵甚可畏也今能釐從前之夙弊立永久之成規則必申戒亭者使之步尺不得出入責成保正使之爭畔不得袒庇  
修築由埂使之同溝不得侵佔諭飭紳富使之占產不得影藏而又準之以圖按之以冊務使受田之人甲與乙易數受  
役之數輕與重易裁輕重之額定而以人實之主可也客亦可也甲乙之名定而賦役隨之一人而十役可也十人而一  
役可也總之戶有入田必無出入可來役必不可往則豪民疲於奔命必約而定於一方單戶窮於分析將各自守其隴  
畝不井田而民自安於鄉不限田而民自甘於節制矣

地輿部九 農務

論足食

陸世儀

李惺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畝益三斗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為粟八十萬石又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流散農傷則國貧其說皆名語非鞅之開墾陌比也但其意主於富國而未主于富民耳

亢倉子曰人舍本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國家有災患皆生遠志無有居心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又曰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此皆知本之論有天下者不可不知

只永不起科四字不勞不費為西北足食之本而守望相助四字為足兵之本但國家須守此勿失民信為急耳  
開中軍屯宜互相表裏腹莫如關中邊塞莫如軍屯

農田議

張士元

國家自西南用兵以來所費不貲又自辛酉之夏京畿大水民困未蘇饋餉與賑恤兼行財力固不能不屈矣當此之時為公家長計使上下俱受其利而有備無患者亦惟務本而已矣蓋漢人所謂地有餘利民有餘力以今驗之亦然使盡墾生穀之土盡驅游食之民歸農則國家財力之完富可計日而俟也愚不能周行天下不知四方治田若何然以足跡所至諮訪所及者言之則天下之田未有如大江以南之治者江南本水鄉雖無古井田之法而溝洫圳澮防水瀉水之制猶古也其民雖有游手然田無不耕者阡陌之中春榮菜麥秋榮禾稻桑麻茂密難大相聞方二三十里幾于尺土必墾所以公私糧食常取給于東南一隅也踰淮而北過山東直隸之境則平原曠野千里荒蕪雖有種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歲收益薄而不足之處又不種桑而種柳棗其民不出于農畝則業于商販其尤無藉者鬻歌取食男女年八歲以上十四五以下使跼蹐鳴弦伺候客館而優笑滋多矣此無他北方久無溝洫之制其田專仰雨水命懸于天田者少利則放而之末作耳以一方觀之則天下地力民力之未盡可知也近聞湖南辰州府設硯卡八百餘座募勇丁駐守使居民均出田畝十分之七與勇丁耕種自食麻陽民不願至於赴京陳訴是其地有能耕之民而無可耕之田也又壬戌春見京師水災新退流民散處城內外者以萬億計其飢且病而死者所在多有也 朝廷設粥煮餅以食之又出倉

米賤其價以糶之為惠甚厚然使舍業而待朝夕之給所謂以餓殍之養養之也何如與之間田設法安置而使之耕乎夫田少之處至奪田以耕田多之處或棄田不耕而飢民且置其手足于無所用則大計可決矣其一曰勸農功語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然愚民無所勸則不動漢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代田人犁之法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及里長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自是流民漸還田野辟而儲積多今誠下令使州縣長吏親行課農以勤惰為賞罰名募流亡申明崇本抑末之教而多方以誘導之則游手當日寡而地利日出矣其二曰寬賦科康熙時令鄒縣墾荒田約六年成熟起科納賦而畿輔報墾者甚少蓋北方既無溝洫之制則新墾之田早即成赤土水即成巨浸有收無收不可知而賦科一定不可復免所以小民聽其荒蕪而不願墾也當時陸稼書先生宰靈壽縣嘗具陳巡撫于公云與其稽查天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如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因請寬至十年起科其言極明切今宜遵而行之也其三曰權水利古遂人之法未能逮行于天下而穿渠溉田則代有人焉若魏史起秦鄭國之類是也今中原陸地誠引水以溉之則久不耕之陂田其息必倍如慮今日財力不能及此則隨地相視一浦一港善為蓄洩皆足以利田疇振農氓或亦如虞伯生京東之議募富民疏渠而以其所溉之田多少為賞爵之上下其補官在諸色捐納之先則民必有願效力者久之則水利廣矣由北方推行之則東南之漕運可寬矣漕運寬則積穀儲倉以時散而東南之民亦受無窮之惠矣此萬世之利非僅目前小補之計也但當行之有序而需之以歲月耳愚又聞之王者之富藏之于民故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又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自古治天下者求足用之道未有舍本務而別開利孔者也故言農由于理財之日事似迂遠而實不易之至理也

敬陳農桑四務疏

尹會一

竊衣食為生民之至計農桑實務本之良圖我 皇上軫念民依重農貴粟特頒 諭旨明示勸課之方復 命

廷臣詳籌教稼之法臣伏讀 諭旨遵照部議業已飭令各屬隨地制宜因民利導設立耒農興修水利實力奉行惟

是日生長田間頗知農務謹就豫省情形悉心籌畫諷抒管見敬為我 皇上陳之一天時之宜乘也凡物之生長必

有具候故農時以勿違為先而力田以早種為主蓋早種則先得土氣根株深固發生必盛收成必倍今豫省百姓罔知

節候往往有時宜播種而未舉耜者有時宜耘耔而始播種者既失天時遂違物性臣查播麥之期務在白露如天氣尚

暖當于白露十日後種之種高粱當臨清明節種早穀當臨穀雨節種棉花當在春末夏初豆子晚穀則于五月刈麥之

後在麥地播種蕎麥于中伏以內芝蔴多種于棉花地旁即有氣候不同寒暄各異之處要必按時下種不可遲緩應令地方官刊刻告示遍戶曉諭并責令老農督率勸勉仍欽遵

聖諭州縣官不拘時日輕騎減從親往各鄉查勘如逾

時而未耕未種者即詢明緣由面加訓飭倘有工本不足者許老農開具名結借以倉穀秋後照例還倉則天時無失而耕種得宜庶百穀繁昌收穫自豐矣一人力之宜盡也南方種田一畝所獲以石計北方種地一畝所獲以斗計非盡南智而北拙南勤而北惰南沃而北瘠也蓋南方地窄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多則二十畝力聚而功專故所獲甚厚北方地土遼瀾農民惟圖廣種一夫所耕自七十畝以至百畝不等意以多種則多收不知地多則糞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疎矣是以小戶自耕已地種少而常得豐收佃戶受地承耕種多而收成較薄應令地方官勸諭田主多招佃戶量力投田每佃所種不得過二十畝至耘耔之法又須去草務盡培壅甚厚犁則以三覆為率糞則以加倍為準鉏則以四次為常棉花又不厭多鉏則地少力專佃戶既獲豐收田主自享其利且分多種之田以給無田之人則游民亦少仍飭地方官善于奉行不得強抑勒派以滋擾累一樹藝之宜廣也夫木之佳者以桑為尚其餘如棗梨桃杏榆柳椿杜等均堪利用臣查豫省地方每多鹹鹼飛沙之地小民因難以墾種大半荒棄不知鹹鹼之地挖去三尺必無鹹味飛沙之地挖去三尺必有濕氣而村尾溝頭籬邊屋角隙地頗多雖不可播種五穀者未始不可栽植樹木似應令地方官責成鄉耆保長廣為勸諭就所宜之木隨處種植加意培養如鄉耆保長有能於一年之內勸民種桑五百株梨棗等樹一千株者據實冊報印官給以花紅三年內能每年添種如前數者給匾獎勵則地無曠土而利賴更溥矣一女工之宜勤也竊以蠶桑之利固屬無窮而布疋之需為用尤廣查江南蘇松兩郡最為繁庶而貧乏之民得以俯仰有資者不在絲而在布女子七八歲以上即能紡絮十二三歲即能織布一日之經營儘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餘今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于江南則以豫省之民曠廢女工故也臣愚以為寸絲之直可以買尺布衣布之人百倍於衣絲且織布易而織絲難教以難者或未必其率從教以易者庶可冀其就業但豫省未嘗不織布而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應令地方官曉諭有力之家或多造機杼貸於織布之戶量取賃直或將無碍公項可以動支打造者令其報名給領俟一年之後繳還原項并廣諭婦女凡牌甲之內有一家織布者即令同甲做效行之久而比戶連村無不各勤紡織似亦推廣蠶桑之一道也以上四條臣仰體我皇上重農務本富民足食之至意竊就豫省地方董率官民措施辦理但臣知識淺陋是否有當伏乞訓示

奏為請酌定考課獎勸補助之規以裨農政事竊惟足食為民生之本計教養為王政之先圖

綸音疊沛無時不軫

念農功興懷勸相曉諭督撫大吏講求水利而以農桑本務倡課百姓為先至州縣之能勸民墾種者非有大過毋輕劾去以期勸課有成大哉 王言誠二帝三王之用心而萬世兆民所永賴者也臣奉到 上諭悉心體貼除滇省水

利另摺奏 聞外似覺尚有可以推廣善治者敬為我

皇上陳之查勸課農桑固州縣之責而州縣政務殷繁不能

遍及是以部議做照周禮遂地之制量設數人以司董成誠農政之先務但思州縣牧令熟諳農功者少似宜定為規條示以準的俾選擇之始既有以察其能否考課之時亦有以驗其勤惰臣請定十則一曰筋力勤健二曰婦子協力三曰耕牛肥壯四曰農器充銳五曰籽種精良六曰相土植宜七曰灌溉深透八曰耘籽以時九曰糞壅寬餘十曰場圃潔治以上十條以十得八九者為上農酌量州縣土田之多寡村落之遠近即于上農之內選擇老成謹厚之人專司教導于井里之中晨夕繁處之際勤者勸之益勤惰者勉之勿惰逸末者引之以務本游手者教之以學稼不許干預他事至農人雖終歲勤動而其功力之齊則全在春耕夏種秋收之日牧令政務雖繁而一歲之中要當竭此數旬之心力以勸農事如每歲二三月間東作方興州縣親行履畝一次則耕犁之勤惰可得大概矣四五月間插蒔方殷再行履畝一次則栽種之勤惰可得大概矣九十月間穡事告成再行履畝一次則農功之勤惰可得其全矣勤者獎賞之惰者誡飭之老農教導無效者則另選以代之如州縣奉行不力督撫司道府為之稽察而申飭之如此為牧令者既克盡其勸課亦不致滋擾閭閻則用力少而收功溥矣其餘月日恪遵 訓旨凡值公事之暇即巡歷鄉村所至之處詢疾苦而課農桑獎善良而懲頑梗則上下之情通而提撕易入不難合四境如一室矣至部議所定量加獎賞之例固所以答老農教導之勞而鼓眾農力作之氣但查州縣既多老農亦眾若動帑賞給則 國家經費有定若僅地方官捐給則牧令中急公之員固不乏人而庸謹者不無苟簡從事則獎賞之典將成具文又當斟酌一法以為風勵斯民之具伏查遂師之制重於成周力田之科隆于漢代而 國家現行鄉飲酒之禮凡鄉民之年高而淳謹者得推為介賓民間深以為榮今老農雖未足與于此選然果能率民以服先疇若有成效亦有司所當禮貌者也臣請略倣其意於每歲秋成之後州縣查其所管鄉村如果地闢民勤穀豐物阜則為之備花紅酒醴設席公所進而觴之併用鼓樂導之以出使耕鑿之儔見農民之細而長吏親為優禮其觀感興起之忱有油然而生者矣至于貧乏之民堯舜之世所不能無故先王有省耕省斂之

典卽有補不足助不給之恩倘課農之法既備勸農之典復隆而工本艱難自當更籌補助之典俾得及時栽種查各屬社倉穀石原係春借秋還而常平倉穀每年出陳易新亦得詳明動借然皆於青黃不接之時以之接濟民食安能復作籽種臣查社倉係社長經理出入例應加息還倉應聽民間自行借給外請將常平倉穀于出陳易新之外另立借給籽種名目在存七數內再行酌借一二分俾民間共知其為作種之項令州縣官春夏巡行畝畝之時查係實在無種窮民卽擇倉內堪為籽種之新穀酌動借給令其作種其力稍能自備及吏胥皂役人等不得擅冒濫借務使貧民得沾實惠秋成照數還倉照例不許加息其或偶有水旱不齊緩至次年交倉一轉移間而貧民既得乘時佈種復得免重利借貸之苦則且咸受裁成輔相之愷澤于無窮矣

論區田

陸世儀

予向讀區田法而異之以為播種之中既有此妙法古人何不悉以之教民又民間何以竟不傳此法嘗疑不決及讀元史見元時嘗以此法下之民間教民如法耕種民卒不應又特遣需官分督究竟迄無成功未審教督者非人耶抑此法終不可行也玉楨曰古人區種之法本為濟旱惟近家瀕水為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鋤壟壟馴便于貧家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為謀業各務精勤用省工倍田少收多按此云近家瀕水則邱陵城坂之地必不可種矣又聞常州鎮江田甚高仰而土性受水每農夫轉水一日則可停二三日大倉土性獨不然其高仰之地過早日必打水二遍若畝地則全不受水未可一槩論也 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為美不必皆良田又不耕旁地庶盡地力蓋區種不先治地即荒地為之也又曰區中生草拔之區間草以剝剝之若苗長不能用鋤則以鈎鎌比地刈其草穢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于宅田七十步之地域為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徐元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即區田一畝可食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若如今升斗則中人豈能頗蓋孔明數升已自不少廉頗五斗得無太多計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弘言有糞種壟法即今當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餘斛也

予欲以區田語鄉人詢其可否恐鄉人以為書本中語駭而不信乃詭言曰近有自湖廣來者云彼處種田有區種法畝可得米二十石許果否因以其術詳告之鄉人曰理或有此吾鄉有種芋者其法近此因言種芋法先掘地為區每區深闊各三尺許熟糞壟之每區種芋一株漸鋤土壟芋既成每區得芋若干斤每斤得金若干計每畝約得金四十兩許即

此法也予又問區芋得利如此今人家何不多種曰工力甚費人不耐煩然則區田之法不行亦工力費而人不耐煩也與然當賦役煩重之世苟能躬耕四五畝即可為一家數口之養此莫大之樂又何工力煩費之足憂乎

予聞東鄉有撮穀法種必倍收而人每不肯種又不能多種予問其詳云撮穀有二難一則耘鋤難一則易耐不能耐風潮也蓋撮穀之法先耕地車水浸田然後下種以三指撮穀種下之約五六寸一撮如詩秧狀撮畢以足徐退復撮如初足從水中行水微蕩漾則穀種不定多四散不能成稞簇故不便耘鋤又根出浮面入土不深稜長大上實下虛故易耐且不耐風雨也以此知區田之法之善隔區分種則下種有地不必足立水中以手按實則無蕩漾之患苗出看稀稠存留則無耘鋤之艱漸耨壟草以壅其根則根深蒂固無側之虞而耐風與旱以此徵之區田之倍收必矣撮穀區田之倍收有故蓋秧不移種元氣未洩也今田家詩秧先一日拔秧浸水中或一宿或再宿不等甚者或經三四宿而後始詩詩之時拋擲堆壟畧不少惜詩後過赤日則黃萎數日而後始醒蓋秧之元氣洩盡矣其值陰雨而易醒者則稻必勝早詩之勝于晚詩亦以過小暑則氣漸熱秧難遽醒也由此觀之同一詩也醒之難易猶係禾之善否而况移種不移種之分乎

看來秧性亦大耐磨折今草木之類必賤種乃易植其貴種則移種之頃百方調護猶多萎死秧則不然其拔也信手速拔畧不顧惜拋擲堆壟棄置累日其詩也兩指夾之插入水土縱橫畝斜未嘗壅治然及其既成猶能畝收三四石使壅護愛惜曲盡其道如區田諸法所獲過倍亦何足疑乃今人習于苟簡惟務欲速終不肯加工加力至誣古法以為必不可用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古人云鹵莽而耕滅裂而獲此言豈欺我哉但野人愚而固未可以言語爭有心者能躬行以率之則庶幾矣

漢武帝使趙過為收粟都尉過能為代田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巧便一歲之收嘗過縵田畝一斛以上用力少而得穀多按代田即古后稷法一畝三畦歲代其處故曰代田后稷以二耜為耦廣尺深尺曰畦畦長終畝一畝三畦一夫三百畦而播種于畝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墮其土以附苗根故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耘除草也籽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畦平則根深而能耐風與旱故擬擬而盛縵田平田也謂如今之田晦不為畦漫漫然故曰縵田此大約如區田而簡易過之然曰過縵田每畝一斛以上則亦不過略勝而已區田數倍之說恐未必也

趙過代田之法其簡易遠過區田蓋區田之法必用鋤鑿壟掘有牛犁不能用其勞一必擔水澆灌有車戽不能用其勞

二且隔行種行田去其半于所種行內隔區種區則半之中又去其半田且存四之一矣以四之一之田而得粟欲數十倍于縵田雖有良法恐不及此今欲以代田之法參區田之意更斟酌令農治田之方而用之凡未下種之初先令民以牛犁治田則深一尺廣二尺長終其畝則間為隴隴廣一尺積畝中之土于隴上一畝之地潤十五步當六尺十五步得九十尺當為隴三十道畝之首為衝溝以通灌輸天則隴分則牛犁用矣衝溝通則車戽便矣則廣于隴則田無棄地矣乃今民治糞糞之法各以其土之所宜及時播種播種之法一如區田先以水灌溝使土少蘇平其塊壘乃徐播種以手按實蓋之以灰而微潤之苗出耘之如法使其中為四行行相去五寸間可容錫生葉以上乃漸稀隴草墮土以附之其應下壘及應闢水復水俱依今農法試之當必有驗

今人不種區田者一則不知其法一則工力費一則江南水田中冬夏積水不便開溝分畦惟高田可分畦則又有不便者高田冬必種麥麥至夏至方收穫若區田則清明穀雨之時已將播種其開溝分畦須于冬春之間畢工是因穀而廢麥區田所以終不可行也然予于此又有一說今人欲種早花或早稻則冬間使荒地不種二麥其言曰雖少却一熟然地力總在內不較輸也早稻早花之獲不及區田然農人猶能舍彼就此况區田乎故吾以為農人能分早花早稻之田以種區田亦庶幾兩得矣

種區田又有兩便之法凡農家種稻先于清明時治地為秧田俟小滿前後分時其種秧之田亦拔起再時今何不寄種秧于區田當播種時分其田十之二三開畦如前法俟苗長插時之際則分其餘秧以時他田在區田則以當耘籽在常田則以當播種是誠兩便

農家種稻最苦耘鋤蓋耘鋤之時正當溽暑又苗木已長人行其中暑氣蒸鬱大不堪耐故農家耘鋤多在清早日稍中即起或有竟不耘鋤者區田費耘故人尤畏然吾又有說于此常田耘鋤多在暑中者以插時故也若區田不用插時則苗長自速大約常田插時之時區田已將耘鋤矣何暑之有至于鋤土壅根則今種棉之家日暴于田不以為苦而不鋤區田壅高足不濡水與鋤棉同亦何憚而不為哉

稻熟時予往觀刈獲見田傍一禾甚高眾禾約尺餘顧問之佃曰此予偶遺一粒穀未嘗糞治今秀實如此亦甚奇予因數其穗得二百餘粟時眾禾遍數皆九十餘粟是禾不啻倍之因思此禾蓋未嘗移種元氣未洩故也然偶遺田旁不糞不耘纖毫未加人力其稍壯碩者特以得全于天耳使如前法盡種植之宜其穗之長茂堅好又豈特如斯已乎信乎

樹藝之法不可不講也

說糞友人以擔糞圖囑題因作此

張海珊

凡田有厚薄土有肥磽皆緣糞氣為美惡糞以柔之無疆槩糞以壅之無輕疊薄使厚過使和糞之利益宏哉凡糞戴于周禮雜見於諸家種植之書糞多類或以馬骨牛羊猪麋鹿或以禽獸毛羽或以腐葉以敗葉以枯朽根莖或以繅蛹汁以溝瀆泥或以人溲及牛豕溲且類蹟且狹凡人溲為大糞餘為雜糞苗糞為蠶豆為大麥草糞為翹莖陵苕為首蓓為苔華江南水田冷宜火糞江淮迤北宜苗糞凡製糞多術有踏糞法有窖糞法有蒸法有釀法有煨有煮而煮尚矣凡置糞處或為池或為厠懼其露也為之屋懼其滲也為之磚檻凡用糞有時與法用之未種先曰墊底用之既種後曰接力不得其時與其法則枝葉茂而實不繁糞過多則峻熱而殺物凡糞具有畚有杓有杓有瓢杓載糞有划船有下澤車嘗試論之人莫不生于至穢構精為人蒸腐為物積刀貝為富貴饜肥甘為大官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福精液化人穀化精液土化穀糞化土異哉文之所以從異者以此凡糞蟲有蛭有蝟

務本論條法篇第一

徐 彞

問曰何以重農彞曰法有六廣開墾關西北水利講樹藝廣教習設爵賞節烟酒何以貴穀帛曰法有五酌徵收定支銷立市法易關稅核姦偽何以禁淫侈曰法有二辨尊卑抑奇巧

務本論條法篇第二

彞曰廣開墾者何河以北多平原曠野惟沙磧之地五穀不生餘皆沃壤也江以南多高山大川惟巉岩峭壁洪波巨浸人力莫施其山之阜麓旁阨江之洲湖之濱皆餘利也上地種五穀中地種莢穀蕎麥瓜菜羊豢蔬菜桑柘木棉藍草紅花之屬下地種榆柳雜樹蘆菽之屬今宜下任地之令無主之地聽貧民開墾為業五年而溝澮成阨開收穫多者為上農上農有賞無籍者子孫占籍與考有罪降一等八年而溝澮成阨開收穫多者為中農中農有罰子孫土著三十年占籍與考有罪論如律十年而溝澮不成阨陌不開收穫不多者為下農下農有罰子孫土著三十年占籍與考有罪加一等上地種五穀者十年後均丈起科中地十五年後量收穫高下起科下地永不起科

務本論條法篇第三

彞曰開西北水利者何今河以北田無溝渠旱澇無備產稻之地不及一二故京倉之米仰給東南南水性逆而河患興漕